

也许是因为早年从事民间文化工作的经历,当我听说广州番禺东涌镇依旧保留着传统的咸水歌比赛的消息,心里便泛起一种本能的亲近的涌动。

珠江流域,其中尤以三江江流处的三水河口,聚居着一种独特的族群:疍家。史籍上称疍家为蛋户。广东的蛋户,据《太平寰宇记》载,多生于江海,居于舟船,随潮往来,捕鱼为业,漂泊无定。清人屈翁山的《广东新语·诗语》中记载:“蛋人亦喜唱歌,婚夕两舟相合,男歌胜则率女衣过舟也。”其歌曰“咸水歌”。

咸水歌主要流传于广东中山、珠海、番禺、顺德、东莞、新会等地。曾几何时,浮家泛宅的渔家源源不断来到珠江口沿海一带的冲积平原,禾蔗蕉蚕、捕鱼捞虾,半渔半农,娱乐恋爱,歌以唱和。在艰难开拓自己的生存空间的同时,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一首首经典的民歌,犹如一颗颗散落于民间的明珠,拂去岁月的轻尘,依然摇曳生辉。

咸水歌有长句、短句,有不同的音调和拉腔;有独唱、对唱,由上句和下句组成单乐段体,多数用在独唱或是问答式的对唱中;也有由四个乐句组成的复乐段体。因为歌头、衬词或者是叙事的需要,乐段又扩充或延长,构成不拘一格的身体,或是叙事形式的长诗。乐句的旋律机动灵活,同是一个唱腔的咸水歌,两段词的旋律会有所不同,只是歌头、歌尾或拖腔不变,成了咸水歌的特点。

咸水歌与水上居民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与艺术的创作者有着一种神秘的联系。这是一种节奏上的共鸣。水上居民的生活,是摇摆的,咸水歌也便在摇摆的节奏上组成,不正规节奏在对置上起着变化,优美而流畅。不同性格的人,唱出来的歌,其节奏迥然相异。听着咸水歌,就恍如看见水上的波光粼粼,千帆竞驶。

疍家的祖辈是南迁而来的中原汉人,和客家人投奔山林不同,他们选择了以舟为室,浮生江海,其“疍家”的得名,一说源于其舟楫外形酷似蛋壳,一说是这些海上人人家像飘浮的鸡蛋。蛋家人自己则有一个凄婉的解释:风浪中的生命如同蛋壳一般脆弱。旧时疍家被视为“不谱文字,不记岁年”的蛮民饱受歧视,不得随意上岸,更不能与岸上人家通婚,隐忍于船,疾病横生,是“水上的苦卜寨”,四海漂泊无处定,终年劳累终年愁。他们的生活,都是在水上进行;他们的爱情,也在水上发生。一切的生活细节都在船

名家新作

我出生在北京,准确说是北京远郊太行余脉的西峰山村,于是,这便是我的故乡,一个让我永远惦念与思恋的地方。

我一直将我的故乡视为我的家,一个被延展的稍大的家。人要长大,可能要暂时离开你的家,或长或短,或远或近,尽管离家的缘由各有各的不同。家,是亲情的枢纽,家将亲人的心牢牢地拽住,不管走到哪里。

家,像港湾,家人就如同大大小小的船只,出出进进,奔波忙碌,共同经营着这个家。有家的感觉真好。

只要心里有家,不论你翻山越岭、跨洋过海,还是散步于家门口;不论你离家三天五天、一年半载,还是出去个半钟头;不论你是外出旅游、考察学习,还是天天上班;不论你在外做临时工、打长工,还是下地做农活,只要你的脚刚刚跨出门槛,你就会程度不同地立刻产生思家、恋家的情怀,这个家经营得越久,感觉就越深。如果是出远门,甚至在赶往车站或机场的途中,你就会反复盘算在外面怎样过,与家有多大区别,等到了去的地方,又一天一天盼着回家,给父母、妻子(丈夫)、女儿(儿子)带些什么礼物回去。

人们每次外出走得越远,恋家的情怀就愈加浓烈,不管走多远,总把家当成一个中心,自己是半径的一点,移动在圆弧上,中心的地方有一根埋得深深的桩子,桩子上系着一根绳子,绳子的那头儿将外面的那个人牢牢地系住,不管走到哪儿,不管多大多半径,绳子的两端都会随时随刻产生感应,产生电波,产生像琴弦发出的美丽动人的音调。

不管去什么地方,不管绕多少道弯,即使拐到天涯,再绕到海角,在大山的后面,在地球

心香一瓣

上默默进行。今宵枕着水浪拍岸的声响入眠,晨醒醒来还是看着水浪在身边流淌。他们没有社会地位,却并不等于不具备人类所共有的创造力。他们需要欢乐,需要酣畅淋漓的宣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他们创造出了咸水歌。咸水歌寄寓着他们的心灵,让他们得以保持生命的活力,不至于被苦难所击倒。随意自然的咸水歌给郁闷的生活增添了灵动的色彩和趣味,船上冒起的炊烟,也因之不至于太寂寞。咸水歌表发出对人生际遇的不平,传递出生命的纯真,支撑他们活出精彩,活出快乐,活到老,活到死。

咸水歌题材极其广泛,内容极其丰富。无论是谈情说爱,还是婚丧嫁娶;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都可以唱——甚至于一唱就是几天几夜,田间、基围、河堤、划艇、树下,到处是歌台。一群体、一对对被称作耕仔、耕女、钓鱼仔、水草妹的人们,无论老少,不分男女,也不管春夏秋冬、风吹日晒,只要兴趣一来,就可以大展歌喉。咸水歌是疍家的“流行歌曲”,情歌抒唱水上的爱情生活,多是在找情郎时歌唱;做苦力的时候随口编唱,吵架、对骂,或者自言自语;江海劳作时,一边摇着橹一边唱咸水歌;庆祝、表演、喜事、劳动、休闲、谈情说爱、哄小孩睡觉唱,白事也有哭唱。咸水歌所抵达的领域,没有人会轻薄嘲笑,只有一群群倾心的听众,聆听或者附和。只要对歌一开始,男女老少就皆忘乎所以,食宿均在基头、艇上……隔山对唱、隔船对唱、隔河“斗歌”,或树“高标”搭歌台,各具风姿。高堂歌雄浑高亢,古腔、新腔、长句、短句,花样迭出;咸水歌、大雷歌、姊妹歌,婉转缠绵。赛歌是水乡常见和重大的群众文化娱乐活动。休闲季节,丰收之日,节诞或喜庆,就有歌赛。在岸边搭起歌台,或在河上两船对泊。一个人唱不过瘾,非得大伙一起唱才成气候。水上人家将小艇聚拢一起,首尾相连,举行集体大会唱。夜来四面八方,水上陆上,济济溶溶,渔火齐明,皓月当空投下一片银光,歌声伴随涛声此起彼伏。基围旁边、路上、桥上到处挤满了人,构成一幅独特的水乡夜色图。

咸水歌除了拥有历史价值,更有不可多得的艺术价值。各种运用比兴、夸张手法创作的含蓄、幽默、形象、生动、秀丽而富有

的那一面,心中至家中的距离总是一条直线,一条弹性极大的直线,绷得紧紧的,决不允许出现一道小弯,打一个小结,两个点越近越好。再一想,心中至家中哪有距离?两个点本来就是一个同心圆。如果是出远门,不自觉地就会把“家”放大,走得越远,倍数越高。去外省市就把北京说成家,到了国外就把中国说成家,如果是飞上太空,脱口而出地球是我的家呀!这样说有自豪的心理,有炫耀的心理,也有“攀比较量”的心理,还有哪都

等。当然,在外期间,也有很多让你羡慕的东西,也确实能使你一时心潮澎湃,激情四溢,充满兴趣,但一离开,立即“人走茶凉”,等回家后,很少有人将人家的长处、优点、经验系统而全面地消化吸收,而大部分被“挥发”掉了,所以“家”还有排外的功能。

人不管走到哪里,他的心仍在家里。所以没回到家之前,总感觉身心没有完全“归零”,似乎有什么心事总在悬着,不踏实,没着落,要问为什么,又很难说清楚。但一旦一只脚踏进家门,这些难以言状的东西,会立即消失,这也许就是“家”的魔力吧!

想家的感觉谁都有,特别是初次出远门,离家初始的几天,更会让你想家。这时不知不觉地会让你上火,无名火,如果调节不好,继而就会出现水土不服、头疼脑热和不想饮食什么的,越是这样,就越想在家时的感觉,在家吃得饱,睡得香,随随便便,轻轻松松,于是,不由自主地一次又一次地萌生了赶快结束此行快速返回家的念头。

想家,其实是想家人的人。若还在父母“门下”,未成家,当然是想老爸、老妈、兄弟姐妹。现在基本都是独生子女家庭,也只好想父母了;若成家人,一边是父母,一边是自己的爱人孩子,也都要牵挂,哪一头儿都不能凉了。为了表达想家、想念家人的心情,拼命往回拎东西、赠礼物是最好的表现方式。捎的礼物越多,越贵重,越针谁,就越能够说明在你离家期间,你想法、思家、念家的程度。

家是根,是母亲,是乡愁,有家,不管在哪里都会产生无限的思恋。家是美好的,温馨的,磁性的,但好儿子女志在四方,离家是为将任何东西与家里相对做比较,比如饭菜没有家里做的好吃、可口;住的不如在家里随意、舒服;购物不如家里的便宜、实惠等

不如我家好的心理。难怪有一位名人说了这样一句话:“即使是最谦逊的人也夸他的家乡好。”

在外边,特别是在国外,总不由得将任何东西与家里相对做比较,比如饭菜没有家里做的好吃、可口;住的不如在家里随意、舒服;购物不如家里的便宜、实惠等

蛋家“诗经”咸水歌

陈世旭

浓厚生活气息的歌词,形成咸水歌雅俗共赏的品质。简朴精炼、活泼易懂,都是鲜亮、生动的民间文学:

男:有情阿妹,虾仔无肠鱼无脏呀,姊妹,无情无义唱得姊妹开喉。

女:有情阿哥,虾仔无肠白鱼无脏呀,哥哥,有情有义唱得姊妹开喉。

男:有情阿妹,头柴好划二柴好棹呀,姊妹,丢低两柴共妹倾谈情。

女:有情阿哥,马蹄批皮还有蒂呀,哥哥,哥哥留义妹妹留情。

男:有情阿妹,莪菜落糖槽在忍(引)呀,姊妹,两人情愿唔使媒人。

女:有情阿哥,落雨担遮热携扇呀,哥哥,共哥携手万千年。

……咸水歌一如古老先民的《诗经》啊!

“江行水宿寄此生,摇橹唱歌桨过潏。”像任何一个热爱歌唱的族群一样,疍家人把喜怒哀乐都唱透了,从摇篮唱到生命的尽头。摇橹鼓艇时唱,织网绞纆时唱;洞房花烛时唱,生离死别时唱。教劝、诉情、自叹、讽喻,“兴观群怨”“以歌言志”,想唱就唱;得意时唱“金瓶满仓歌满船”,失意时唱“云遮雾罩星月暗”。遇见心上人,男子急得“鸡跳麻场心里乱”,女子则矜持地试探“鱼虾沉水不见游”。双方随字取腔,添花转韵,心意和才智在酬唱中鲜花一样怒放。

咸水歌最初没有谱,世世代代口耳相传,通过斗歌或对歌演唱,不断发展。“蛋民”上岸定居之后,方有了专门的词作者和曲作者,一些新的歌曲形式也被引进咸水歌。唱法上保留了以前尾音的拖腔。语言趋向书面语,并添加了一些乐器伴奏。歌词所反映的生活内容相对狭窄,少了先前的悲情。那些伴随着悲苦岁月与艰辛人生而存在的咸水歌业已消逝如风,那些曾经笑颜欢笑唱咸水歌的人们逐渐老去。真正咸水歌的时代,已成回忆。

流传了几百年的咸水歌,从古代今都洋溢着浓郁的乡情乡音和民间艺术气息,是聪明智慧的

结晶,是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反映的是一个地方的民俗文化底蘊,是拉动民间文化的一根弦。但是处在二十一世纪的人们回拨这根弦的时候,却发现它正离我们远去——随着时间的流逝,咸水歌的生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咸水歌经历了几百年后,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正呈凋谢之势,处于濒危的边缘。即使在咸水歌曾经最负盛名的地方,也难以听到咸水歌了。昔日的“蛋民”恋爱、结婚、生子是一路唱过来的,今日的年轻人则很少再走“以歌伴嫁”的过场。新郎不会唱“这枝好花兄爱播”,新娘不会唱“手拈金扇缀君来”。年轻一代对民歌越来越淡薄,咸水歌亟待忍(引)呀,姊妹,两人情愿唔使媒人。

令人欣慰的是,我看到了一种努力,许多地方多渠道集资,建立活动基金,使咸水歌活动实现经常性、稳定性和持久性。广州番禺东涌镇从今年三月份开始以来,每一两周就有一场。东涌的咸水歌坚持破格不离格的原则,发扬地方风格,赋予时代色彩,实行民歌风格与时代气息相结合,融入新的内容,使咸水歌适应时代的发展,和观光旅游和地方的商贸活动结合起来,定期举办民歌节或民间艺术节,扩大咸水歌的影响力,把咸水歌推向文化市场。他们这样做只有一个心愿:留住正在消逝的歌声,记忆这方土地曾有的音韵。

“你是钓鱼仔定是钓鱼郎罗嘴,我问你手执鱼丝咧有几多十千长? ……”伴着绵长的歌声,一叶扁舟缓缓地从远处驶来,身后



无法消去的风浪

龙彼德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我返湘探亲,没料到与大哥哥同船,更没料到经历了一场与沅江一样的心灵风浪。

洞庭溪是个山区小镇,位于沅江的中下游,离县城一百二十里,当年交通闭塞,走早路要两天,走水路将近一天,早上五点半,我就来到中南门码头,坐到船里了。那是一条机帆船,舱内可坐十余人,大部分是进城办事、走亲戚的农民,大小背篓围了一圈,船篷里弥漫着一股大叶子烟搅和着的汗臭味。沅江滩多流急,暗礁四伏,仅此一段就有莲子滩、九吼滩、横石滩、清浪滩等多处,特别是清浪滩最长、最险,有“滩王”“鬼门关”之称,尽管五六十年代就开始了河道整治,炸掉了不少明显、狰狞的礁石,但行船过滩仍然有一番紧张。

六点钟,开船的时间到了。这时从岸上牌楼口气喘吁吁地跑出来一个人,隔老远就用沙哑的嗓子叫道:“等一下,等一下,千万不要开船!”待他跑下河滩,我才看清他的面貌:瘦长身材,头发稀疏,面色焦黄,一个鹰钩鼻子,年约四十来岁,这不是我大姨的长子,我熟称的久哥吗?早听说他在通道县林业局当秘书,去年初不知何故将他打成“历史反革命分子”开除公职返回沅陵,今年又以战备疏散为名,把他下放到

施通着一缕波痕。船上两名女子,头戴“虾姑帽”,一人撑篙,一人撒网。在汨汨的流水和风吹草丛的细语声中,歌声像看不见的足尖,在水面上轻盈点出一圈又一圈涟漪,又一漾一漾地荡开。水网密布的传统沙田水乡,歌喉一旦展开,九霄云外便飘满了悠扬的乐音。

这是一个临水村落的寻常午后。春日正长。沿岸而建的凉棚,随处可见的系在榕树下和河边的沙艇,静悠悠的流水,绿油油的天地……繁盛而幽雅。

“天上有星千万颗咧,海底有鱼千万条……”歌声听来依旧有些咸苦的味道,这就是“咸水歌”了吧。大凡民歌,即便是喜庆的、调情的民歌,也都是满含着悲剧感的。民歌是真正的艺术。它既将悲剧唱出,便将悲剧超越。人类就是依靠真正的艺术来把握命运的。就是在这种对命运的感叹和不受制于命运的希望中结束和开始一代又一代人生。民歌的语言像泥土一样朴实,但它揭示的哲理,决不下于甚至远远超过古往今来的思想大师用深奥的语言写出的经典。我坐在岸边的凉棚遥望远处,想起一位学者的思考:不知道今天再也不会摇桨使舵、不再出海捕鱼的疍家后人,能否从歌中体会到先辈所经历的一切:他们像水一样冒险动荡,又像水一样随遇而安。水是他们的衣食之本,更是维系灵魂的所在。他们会不会像先辈那样,抛开世俗的冷酷和纠结,在无边无拦的蓝天碧水间,发自肺腑地去爱江海中的一滴水,树林里的一片叶?我们该怎样避免在卡拉ok的时代里,民间的诗情意画,变成一种和环境一样难以再生的稀缺品;我们的生命和城市一样,慢慢变得坚硬而无情,再也没有从前那般温暖和丰盛?

由于身体原因,参加活动越来越少,很想念大家。今天有机会见到这么多朋友,特别激动、开心。首先在这里祝福在坐的朋友们龙年吉祥。想说的话很多,为节约时间,只讲三点。

首先是感谢!我们这把年纪的人,值得回忆的事情很多。顺境、逆境都有不少难以忘怀的往事。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从艺六十多年来,教诲、帮助、关心、支持过我的父母、恩师、益友,领导、同事们……他们抚育着我的成长。几乎每天都会想起一些人,一些事,在获此殊荣的时刻,就更会对他们感恩不尽。无论是在世或已经去世的,我在心里呼唤你们的名字,向你们致敬!

第二是惭愧,甚至有些惶恐。终身成就这四个字,分量太重了。回顾自己的艺术生涯,前三十多年从事舞蹈表演,论才华、成就,远远比不上同时代的许多舞蹈家,如:赵青、斯琴

塔日哈、陈爱莲、崔美善、张均等等。只不过运气好,在国家级歌舞团工作,有幸首演了戴爱莲这样的艺术大师们的经典作品并得到她们的亲传。是这些作品的时代标志性、影响力造就了我。告别舞台后,从事理论研究更是后来者,比起许多资深学者的学识、积累、成果,更是十分浅薄。所以在我从事舞蹈事业的这两个领域,

我都是“半瓶

子醋”。第三,如果说有什么人生体验可以与大家分享的话,那就是:因饥渴而学习,闻短则喜,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我只有初中学历,自知根底浅,因此对学习、进修,始终怀有强烈的饥渴感,缺什么,学什么,兴趣盎然,不觉疲倦。“闻短则喜”是母亲的教诲。她认为子路闻短则喜的精神固然可贵,但人最好不要等到形成过失后再努力。应该对不足、缺点,闻短则喜,欣然改正。“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是毛主席的教导,使我受益终身。除刻苦读书之外,在社会实践学习更为重要。

如今,虽然受年龄、身体的限制,能做的事很少,但只要对学习怀有强烈的饥渴感,不断发现自己的不足,对于实践中的困惑保持探索的兴趣,就还有提高、进步的空间,感到生活充满希望。我将以活到老、学到老、奋斗到老的态度,对待这个难以承受的“终身成就奖”。

最后,向所有的获奖者表示衷心的祝贺!特别感谢以赵汝蘅、冯双白为首的中国舞协主席团,如此真诚、热忱、竭诚地推动这件事,它确实为舞蹈界提了气。

(本文系作者三月十四日获得第二届中国舞蹈艺术“终身成就奖”后的获奖感言。)

溪边桃红

安娟英

在不该寻觅的季节
寻觅一缕心动
不敢锁定的陶醉
应是你沉默的憨笑

七尺琴弦流尽忧伤
袒露一笺粉色的祝福
祝福你 夜夜倾情
无须带着小桥流水的思念
逆水而上
点燃我梦中的一盏灯

寄情溪边秋色
红颜匆匆
相接核内的坚硬
是我未曾失落的依恋

江南的春风柔柔地爱着
我却身在曹营心在汉
掙扎的花魂
为你落红 阵阵
随水飘零

一年来非人的经历,只是重复一句话:“我是含羞带愧呀!”我劝他在小镇上住一夜,他坚持一定要走,给我的印象是极不自由。临别,我送他十元钱、十斤粮票,他说了个“谢”字便消逝在崎岖的山道中。

我这次洞庭溪之行的目的是相亲,朋友给我介绍了个对象,通了两三个月的信,这天是头一次见面。这种“隔山买磨”式的婚恋肯定是不成功的,与大哥哥的不期而遇则引起了我灵魂的反省。特别是当我回到黑龙江上班的第三个月,接到家里来信,说大表哥死了,大木尖称他是“病故”的,实际上是一天二个工分的报酬无法养活自己,又被一个民兵营长克扣口粮活活饿死的。人们发现老鼠啃掉了他一只眼珠,还咬断了他一个脚指头……我如雷轰顶,反复责备自己:为什么我不敢认他,难道一碗粉、一张纸币、一张粮票就可以挽回我的胆怯与自私吗?我可以向县里打打招呼,为他减轻一点负担,但是我却想都没有想过,这表明我这个“自我”是不完善的,我的灵魂必须净化、提纯。一九七九年,李来毅即久哥的问题得到了彻底的平反,然而我心中的痛却再也无法消去。

